蜀山劍俠傳/04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五回　李英瓊萬里走孤身　赤城子中途逢異派

下一回▶

話說廣慧大師見英男難分難捨，笑道：「癡孩子，人生哪有不散的筵席？也無事事都兩全的道理。我如不因你絆住，早已不在此間了。現在你既有這樣好的容身處，怎麼還不肯離開？莫非你跟我去西天不成？」英男不明大師用意，仍是苦求。大師笑道：「你既不願離開我，也罷，好在還有一月的聚首，那你就暫時先兩邊來往，到時再說。」英男又問一月之後到何處去？大師祇是微笑不言，催她去睡。第二日起來，先將應做的事做好，稟明大師，來見英瓊。談起大師所說之言，英瓊正因自己學劍爲難，現在英男雖然不到飛行絕迹的地步，比自己總強得多，既然大師許她來此同住，再也求之不得，便請她即日搬來。英男哪肯應允，祇答應常來一起學劍，遇見天晚或天氣不好時，便留宿在此。英瓊堅留了一會兒，仍無效果，祇得由她。英男便把大師所傳的功夫口訣，盡心傳授。英瓊一一記在心頭，早晚用功練習。又請英男引見廣慧大師。大師卻是不肯，祇叫英男傳語：異日仙緣遇合，學成劍術，多留一點好生之德便了。自從英男來的那天起，轉眼就是除夕。英男也稟明大師，到英瓊洞中度歲。英瓊得英男時常來往，頗不寂寞，每日興高采烈，舞刀弄劍。祇苦於冰雪滿山，不能到處去遊玩而已。

初五這天早起，忽然聽見洞外鵰鳴，急忙出洞，見那佛奴站在地上，朝着天上長鳴。擡頭看時，天空中也有一隻大鵰，與那神鵰一般大小，正飛翔下來。仔細一看，這隻鵰也是金眼鋼喙，長得與佛奴一般大，祇是通體潔白，肚皮下面同鵰的嘴卻是黑的。神鵰佛

奴便迎上前去，交頸互作長鳴，神態十分親密，宛如老友重逢的神氣。英瓊一見大喜，便問那神鵰道：「金眼師兄，這是你的好朋友麼？我請它喫點腊野味吧。」說罷，便跑向洞內，切了一盤野味出來。那隻白鵰並不食用，祇朝着英瓊點了點頭。神鵰把那一大盤野味喫完後，朝着英瓊長鳴三聲，便隨着那隻白鵰沖霄飛起。英瓊不知那鵰是送客，還是被那隻白鵰將它帶走，便在下面急得叫了起來。那神鵰聞得英瓊呼聲，重又飛翔下來。英瓊見那白鵰仍在低空盤旋，好似等伴同行，不由心頭發慌。一把將神鵰長頸抱着問道：「金眼師兄，我蒙你在此相伴，少受許多寂寞和危險。現在你如果是送客，少時就回，那倒沒有甚麼；如果你一去不回，豈不害苦了我？」那鵰搖了搖頭，把身體緊傍英瓊，現出依依不捨的神氣。英瓊高興道：「那麼你是送客去了？」那鵰又搖了搖頭。英瓊又急道：「那你去也不是，回也不是，到底是甚麼呢？」那鵰仰頭看了看天，兩翼不住地扇動，好似要飛起的樣子。英瓊忽然靈機一動，說道：「想是白眉師祖着你同伴前來喚你，你去聽完經仍要回來的，是與不是？你我言語不通，這麼辦：你去幾天，就叫幾聲，以免我懸念如何？」那鵰聞言，果然叫了十九聲。英瓊默記心頭。神鵰叫完了十九聲，那白鵰在空中好似等得十分不耐煩，也長鳴了兩聲。那神鵰在英瓊肘下猛地把頭一低，離開英瓊手抱，長鳴一聲，望空而去。英瓊眼望那兩隻鵰比翼橫空，雙雙往解脫坡那方飛去，不禁心中奇怪。起初還疑心那鵰去將英男揹來，與她做伴。一會兒工夫，見那兩隻鵰又從解脫坡西方飛起，眨眨眼昇入雲表，不見蹤影。

英瓊天真爛漫，與神鵰佛奴相處多日，情感頗深，雖說是暫時別離，也不禁心中難受已極。偏偏英男又因庵中連日有事，要等一二日纔來。一個人空山弔影，無限悽惶。悶了一陣，回到洞中，胡亂喫了一頓午飯。取出父親的長劍，到洞外空地上，按照英男所傳的劍法練習起來。正練得起勁之際，忽聽身後一陣冷風，連忙回頭看時，祇見身後站定一個遊方道士，黃冠布衣，芒鞋素襪，相貌生得十分猥瑣。英瓊見他臉上帶着一種嘲笑的神氣，心中好生不悅。怎奈平日常聽李寧說，這山崖壁立千仞，與外界隔絕，如有人前來，定非等閒之輩，因此不敢大意。當下收了招數，朝那道人問道：「道長適纔發笑，莫非見我練得不佳麼？」那道人聞言，臉上現出鄙夷之色，狂笑一聲道：「豈但不佳，簡直還未入門呢！」英瓊見那道人出言狂妄，不禁心頭火起，暗想：「我爹爹同周叔父，也是當年大俠，縱橫數十年，未遇過敵手。就說義姊余英男所傳劍法，也是廣慧大師親自教授，即使不佳，怎麼連門也未入？這個窮老道，竟敢這般無禮！真正有本領的人，哪有這樣的不客氣？分明見我孤身一人在此，前來欺我，想奪我這山洞。偏偏今日神鵰又不在此，莫如我將計就計，同他分個高下，一面再觀察他的來意。倘若上天見憐，他真正是一個劍俠仙人，應了白眉師祖臨行之言，我就拜他爲師；倘若是想佔我的山洞，我若打不過時，那我就逃到英男姊姊那裏暫住，等神鵰回來，再和他算賬。」她正在心

頭盤算，那道人好似看出她的用意，說道：「小姑娘，你敢莫是不服氣麼？這有何難。你小小年紀，我如真同你交手，即使勝了你，將被各派道友恥笑。我如今與你一個便宜：我站在這裏，你儘管用你的劍向我刺來，如果你能沾着我一點皮肉，便算我學業不精，向你磕頭賠罪；如果你的劍刺不着我，我祇要朝你吹一口氣，便將你吹出三丈以外，那你就得認罪服輸，由我將你帶到一個所在，去給你尋一位女劍仙做師父。你可願意？」英瓊聞言，正合心意。聽這道人語氣，知道白眉師祖所說之言定能應驗。把疑心人家，要奪她山洞之想，完全冰釋。不過還疑心那道人是說大話，樂得借此試一試也好。主意想定後，答道：「道長既然如此吩咐，恕弟子無禮了。」說畢，右手捏着劍訣，朝着道人一指，腳一蹬，縱出去有兩三丈遠，使了一個大鵬展翅的架勢，倏地一聲嬌叱，左手劍訣一指，起右手連人帶劍，平刺到道人的胸前。這原是一個虛招，敵人如要避讓，便要上當；如不避讓，她便實刺過來。英瓊見道人行若無事，並不避讓。心想：「這個道人不躲我的劍，必是倚仗他有金鐘罩的功夫，他就不知道我爹爹這口寶劍吹毛斷鐵的厲害。他雖然口出狂言，與我並無深仇，何苦傷他性命？莫如點他一下，祇叫他認罪服輸便了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英瓊想到這裏，便將劍尖稍微一偏，朝那道人左肩上劃去。劍離道人身旁約有寸許光景，英瓊忽覺得劍尖好似碰着甚麼東西被擋住，這擋回來的阻力有剛有柔，非常強大。幸喜自己祇用了三分力，否則受了敵人這個回撞力，恐怕連劍都要脫手。英瓊心中大驚，知道遇見了勁敵。腳一點，來個燕子穿雲勢，縱起兩丈高下，倏地一個黃鵠摩空，旋身下來，又往道人肩頭刺去。與上次一樣，劍到人身上便撞了回來，休說傷人皮肉，連衣服都挨不着邊。英瓊又要防人家還手，每一個招勢，俱是一擊不中，就連忙飛縱出去。似這樣刺了二三十劍，俱都沒有傷着道人分毫。

英瓊又羞又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後來見每次上前去，道人總是用眼望着自己。及至英瓊刺他身後，他又迴轉身來，祇不還手而已。英瓊忽然大悟，心想：「這道人不是邪法，定是一種特別的氣功。他見我用劍刺到哪裏，他便將氣運到哪裏，所以刺不着他。」眉頭一皺，登時想出一個急招：故意用了十分力量，採取野馬分鬃，暗藏神龍探爪的架勢，刺向道人胸前。纔離道人寸許光景，忙將進力收回，猛地將腳一墊，縱起二丈高下，來個魚鷹入水的姿勢。看去好似朝道人前面落下，重又用劍來刺，其實內藏變化。那道人目不轉睛地看英瓊是怎生刺來。誰知英瓊離那道人頭頂三四尺左右，倏地將右腳站在左腳背上，又一個燕子三抄水勢，借勁一起，反昇高了尺許。招中套招，借勁使勢，身子一偏，一個風吹落花勢，疾如鷹隼。一個倒踢，頭朝下，腳朝上，舞起手中劍，使了五成力，一個織女投梭，刺向道人後心。滿想這次定然成功。忽見一道白光一晃，耳聽鏘的一聲，自己寶劍好似撞在甚麼兵刃上面，嚇了一大跳。祇好又來一個猿猴下樹，手腳同時沾地一翻，縱出去有三丈高遠。仔細看手中劍時，且喜並無損傷。正想不出好法對

付那道人時，那道人已走將過來，說道：「我倒想不到你小小年紀，會有這般急智，居然看得出我用混元氣功夫御你的寶劍，設法暗算於我。若非我用劍氣護身，就幾乎中了你的詭計。現在你的各種絕招都使完了，你還有何話說？快快低頭認輸吧。」這時英瓊已知來人必會劍術，要照往日心理，遇見這種人，正是求之不得。不知今日怎的，見了這道人，心中老是厭惡。知道要用能力對付，定然不行。暗恨神鵰佛奴早不走，晚不走，偏偏今天要走，害我遇見這個無賴老道，沒有辦法。心中一着急，不禁流下淚來。那道人又道：「你敢莫是還不服氣麼？我適纔所說，一口氣便能將你吹出數丈以外，你可要試驗之後，再跟我去見你的師父麼？」英瓊這時越覺那道人討厭，漸漸心中害怕起來，哪裏還敢試驗，便想用言語支吾過去。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弟子情願認罪服輸。弟子自慚學業微末，極想拜一位劍仙做師父。但是家父下山訪友，尚未回來。恐他回來，不見我在此，豈不叫他老人家傷心？二則，我有一個同伴，也未回來。再者，道長名姓，同我去拜的那位師父的名姓，以及仙鄉何處，俱都不知，叫家父何處尋我？我意欲請道長寬我一個月的期，等家父回來，稟明瞭再去。或者等我同伴回來，告訴她我去的所在，也好使她轉告家父放心。道長你看如何？」

那道人聞言，哈哈笑道：「小姑娘，你莫要跟我花言巧語了。你父親同你重逢，至少還得二三十年。你想等那個扁毛畜生回來保你的駕麼？憑它那點微末道行，不過在白眉和尚那裏聽了幾年經，難道說還是我的對手麼？如果你想它跟隨你身旁做伴，本是一樁好事，不過我哪有工夫等它？你莫要誤會我有甚麼歹意，你也不知道我的來歷。現在告訴你吧，我的道號叫赤城子，崑崙九友之一。我生平最不願收徒弟，這次受我師姊陰素棠之託，前來度你到她門下。此乃千載一時的良機，休要錯過了異日後悔。你怕你餵的那隻鵰回來尋不見你，你就不知道那個扁毛畜生奉了白眉和尚之命，永遠做你的侍衛。它一日之間，能飛行數萬里。它已深通靈性，祇要你留下地址，它回來時節，自會去尋你，愁它作甚？我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。你願意去更好，不願意去也得去。反正你得見了我師姊之後，如果你仍不願意，我仍舊可以送你回來。現在想不隨我走，那卻不成。」英瓊見他說出自己來歷，漸漸有點相信。知道不隨他去，一定無法抵抗。他雖然討人厭煩，也許他說的那個女劍仙是個好人，也未可知。莫如隨他去見了那女劍仙，再作道理。反正他已答應自己，如不願意拜師，他仍肯送自己回來，樂得跟去開開眼界再說。主意打定後，便道：「道長既然定要我同去見那位女劍仙，我也無法。祇是那位女劍仙是個甚麼來歷，住在何處，必須先對我說明，好讓金眼師兄回來前去尋我。我有一個義姊，就在此山腰解脫庵居住，你得領我先到她那裏，囑咐她幾句，萬一我父親回來，也好讓義姊轉告他知道。再者，我如到了那女劍仙那裏，要是不稱我的心意，你須要送我回來。否則我寧死也不去的。」赤城子道：「你這幾件事，祇有因廣慧這個老尼與我不對，到

解脫庵去這一件不能依你外，餘下俱可依得。那女劍仙名喚陰素棠，乃是崑崙派中有名的女劍仙，隱居在雲南邊界修月嶺棗花崖。你急速留信去吧。」英瓊便問：「那女劍仙陰素棠，她可能教我練成飛劍在空中飛行麼？」赤城子道：「怎麼不能？」英瓊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你是她的師弟，當然也會飛劍，你先取出來讓我看一看甚麼樣子，如果是好，不用你逼我去，我一步一拜也要拜了去的。」赤城子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說罷，將手一揚，便有一道白光滿空飛舞，冷氣森森，寒光耀眼。末後將手一指，白光飛向崖旁一株老樹，祇一繞，憑空削斷，倒將下來。一根斷枝飛到那株宋梅旁邊，打落下無數梅花來。花雨過處，白光不見，赤城子仍舊沒事人一般，站在那裏。歡喜得英瓊把適纔厭惡之念一概打消。興高采烈地跑進洞中，與李寧、英男各寫一封信，又請英男告訴神鵰佛奴，到雲南修月嶺棗花崖崑崙派女劍仙陰素棠那裏去尋自己。寫完，取了些衣物出洞，那赤城子已等得不耐煩了。

英瓊這纔深信白眉師祖之言已應驗，當下便改了稱呼，喊赤城子做叔叔。又將洞門用石頭封好，並問上雲南得用多少天。赤城子道：「哪用多少日子？你緊閉二目，休要害怕，我們要走了。」說罷，一手將英瓊夾在脅下，喊一聲：「起！」駕劍光騰空飛去。英瓊見赤城子有這麼大本領，越發深信不疑。她向來膽大，偷偷睜眼往下界看時，祇見白雲繞足，一座峨眉山縱橫數百里，一覽無遺，好不有趣。不消幾個時辰，也不知飛行了幾千百里，越過無數的山川城郭，漸漸天色黃昏，尚未到達目的地。天上的明星，比較在下面看得格外明亮，自出世以來，未曾見過這般奇景。

正在心頭高興，忽見對面雲頭上，飛過來數十道各種不同顏色的光彩。赤城子喊一聲：「不好！」急忙按下劍光，到一個山頭降下。英瓊舉目往這山的四面一看，祇見山環水抱，巖谷幽奇，遍山都是合抱的梅花樹，綠草蒙茸，翠鳥爭喧，完全是江南仲春天氣。迎面崖角邊上，隱隱現出一座廟宇。赤城子望了一望，急忙帶了英瓊轉過崖角，直往那廟前走去。英瓊近前一看，這廟並不十分大，廟牆業已東坍西倒。兩扇廟門祇剩一扇倒在地下，受那風雨剝蝕，門上面的漆已脫落殆盡。院落內有一個鐘樓，四扇樓窗也祇剩有兩扇。樓下面大木架上，懸着一面大鼓，外面的紅漆卻是鮮豔奪目。隱隱望見殿內停着幾具棺木。這座廟，想是多年無人住持，故而落到這般衰敗。赤城子在前走，正要舉足進廟，猛看見廟中這面大鼓，「咦」了一聲，忙又縮腳回來，伸手夾着英瓊，飛身穿進鐘樓裏面。英瓊正要問他帶自己到此作甚，赤城子連忙止住。低聲說道：「此刻不是講話之時，適纔在雲路中遇見我兩個對頭，少時便要前來尋我，你在我身旁多有不便，莫如我迎上前去。這裏有兩枝何首烏，你餓時嚼了，可以三五日不飢。三日之內，千萬不可離開此地。如果到了三日，仍不見我回來時，你再打算走。往廟外遊玩時，切記不

可經過樓下庭心同大殿以內。你祇要站在樓窗上頭，縱到廟牆，再由廟牆下去，便無妨礙。此山名爲莽蒼山，這座廟並非善地。不聽我的話，遇見甚麼兇險，我無法分身來救，不可任意行動。要緊，要緊！」說完，放下兩枝巨如兒臂的何首烏，不俟英瓊答言，一道白光，凌空而去。

英瓊心高膽大，見赤城子行動果然是一位飛行絕迹的劍仙，已經心服口服。本想問他對頭是誰，爲何將自己放在這座古廟內時，赤城子業已走去，無可奈何，祇得依言在鐘樓中等候他回來再說。當下目送白光去後，回身往這鐘樓內部一看，祇見蜘蛛在戶，四壁塵封，當中供的一座佛龕，也是殘破不堪。英瓊以一弱女子，來到這數千里外的深山古寺之中，吉凶未卜，滿目淒涼，好生難過。幾次想到廟外去看看山景，都因爲懾於赤城子臨行之言，不敢妄動。漸漸天色黃昏，赤城子還未見迴轉，覺着腹中飢餓，便將何首烏取了一枝來喫。滿嘴清香甜美，非常好喫。纔喫了半枝，腹中便不覺餓了。英瓊恐怕赤城子要三二日纔得回來，不敢任意喫完，便將剩餘的一枝半何首烏，仍藏在懷中。將佛前蒲團上的灰塵掃淨後，坐在上面歇息。愁一會兒，煩一會兒，又跑到窗前去遠眺暝色。

這時天氣也漸漸黑暗起來，一輪明月正從東山腳下昇起，清光四射，照得廟前平原中千百株梅花樹上疏影橫斜，暗香浮動，一陣陣幽香，時時由風吹到，不由脫口叫出一聲好來。賞玩一陣，頓覺心曠神怡，百慮皆忘。英瓊畢竟是孩子心性，老想到廟外去，把這月色、梅花賞玩個飽，早忘了赤城子臨行之言，待了一會兒，忍耐不住。這個鐘樓離地三四丈，梯子早已坍塌，無法下去。英瓊在峨眉練習過輕身術，受了她父親的高明指點，早已練得身輕如燕，哪把這丈許高廟牆放在心上。當下站起來，腳一蹬，已由樓窗縱到廟牆，又由牆上縱到廟外。見這廟外的明月梅花，果然勝景無邊，有趣已極。這時明月千里，清澈如晝，祇有十來顆疏星閃動，月光明亮，分外顯得皎潔。英瓊來到梅花林中，穿進穿出，好不高興。徘徊了好一會兒，赤城子仍是杳無音信，也不知他所遇的對頭是何許人物，厲害不厲害，吉凶勝負如何，好生代他着急。

到了半夜，漸漸覺着有點夜涼，打算回到鐘樓，將自己帶來的小包裹打開，添一件衣服穿上，再作計較。一面心頭盤算，便舉足往廟裏走去。美景當前，早忘了處境危險，此番進廟，因爲順便，便由正門進去。纔走到鐘樓面前，便看見架上那一面大可數抱的大鼓，鼓上面好似貼有字紙。暗想：「這座破廟內，處處都是灰塵佈滿，單單這面大鼓，紅漆如新，上面連一星星灰塵俱都無有，好生奇怪。」見那鼓槌掛在那裏，好似又大又重，便想去取過來看看。猛聽得殿內啾啾兩聲怪叫。英瓊在這夜靜更深，荒山古廟之內，

聽見這種怪聲，不由毛髮一根根直豎起來。猛想起適纔頭次進廟時，恍惚看見廟中停有幾具棺材；赤城子臨行時，又說此非善地。自己來時匆忙，祇帶了隨身換洗衣服銀兩，不曾帶得兵刃。越想心中越覺害怕，忍不住偷眼往殿內看時，月光影裏，果然有四具棺材，其中一具的棺蓋已倒在一邊。英瓊見無甚動靜，略覺放心，也無心去把玩那鼓槌。正要返回鐘樓時，適纔的怪聲又起，啾啾兩聲，便有一個黑東西飛將出來。英瓊喊了一聲：「不好！」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祇一縱便上了牆頭。定睛往下看時，原來飛出來的是一隻大蝙蝠，倒把自己嚇了一大跳。不禁「呸」了一聲，心神甫定。隨即又有一陣奇腥隨風吹到，耳旁還微聞一種咻咻的呼吸聲。英瓊此時已是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。圓睜二目，四下觀看，並無動靜，知道自己神虛膽怯。正要由牆上縱到鐘樓上去，忽聽適纔那一種呼吸聲就在腦後，越聽越近。猛回頭一看，嚇了一個膽裂魂飛。原來她身後正站着一個長大的骷髏，兩眼通紅，渾身綠毛，白骨嶙峋，並且伸出兩隻鳥爪般的長手，在她身後做出欲撲的架勢。那廟牆缺口處，祇有七八尺的高下，正齊那怪物的胸前。英瓊本是做出要往樓上縱去的架勢，在這危機一發的當兒，且喜沒有亂了步數。英瓊被那怪物嚇了一跳，腳便落了空，幸那身子原是往前縱的，忙亂驚惶中頓生急智，趁那兩腳還未着地之際，左腳搭在右腳上面，借勁使勁，祇一縱，蜻蜓點水似的早縱到了鐘樓上面。剛剛把腳站穩，便聽見下面殿內的棺木發出軋軋之聲。響了一會兒，接着又是砰砰幾聲大響，顯然是棺蓋落地的聲音。接着又是三聲巨響過去。再看剛纔那個綠毛紅眼的怪物，已繞到前門，進到院內，直奔鐘樓走來，口中不住地吱吱怪叫。一會兒工夫，殿內也蹦出三個同樣的怪物，都是綠毛紅眼，白骨嶙峋，一個個伸出鳥爪，朝着英瓊亂叫亂蹦，大有欲得而甘心的神氣。英瓊雖然膽大，也不由得嚇出一身冷汗。幸喜那鐘樓離地甚高，那四個怪物雖然兇惡，身體卻不靈便，兩腿筆直，不能彎轉，儘管朝上直跳，離那鐘樓還有丈許，便倒將下來。英瓊見那怪物不能往上高縱，纔稍放寬心。

驚魂乍定後，便想尋一些防身東西在手上，以備萬一。在鐘樓上到處尋覓，忽然看見神龕內的佛肚皮上，破了一個洞穴，內中隱隱發出綠光，好生詫異。伸手往佛肚皮中一摸，掏出一個好似劍柄一般的東西，上面還有一道符籙，非金非石，製作古雅，綠黝黝發出暗藍光彩，其長不到七八寸。英瓊在百忙中也尋不着甚麼防身之物，便把它拿在手中。再回頭往樓下看時，那四個怪物居然越跳越高，幾次跳到離樓窗祇有三四尺光景。差這數尺，總是縱不上來。八隻鋼一般的鳥爪，把鐘樓上的木板抓得粉碎。四個怪物似這般又跳了一會兒，見目的物終難到手，爲首的一個好似十分暴怒，忽地狂嘯一聲，竟奔向鐘樓下面，去推那幾根木柱，意在把鐘樓推倒，讓樓上人跌下地來，再行噬用。其餘三個怪物見爲首的如此，也上前幫同一齊動作。鐘樓年久失修，早已腐朽，那四個怪物又都是力大無窮，哪經得起它們幾推幾搖，早把鐘樓的木柱推得東倒過來，西倒過去。那

一座小小鐘樓，好似遇着大風大浪的舟船，在怪物八隻鳥爪之下，搖晃不住，樓上的門窗木板，連同頂上的磚瓦，紛紛墜落下來。英瓊見勢危急，將身立在窗臺上面，準備鐘樓一倒，就飛身縱上牆去逃走。主意纔得拿定，忽地咔嚓一聲，一根支樓的大柱，竟然倒將下來。英瓊知道樓要倒塌，更不怠慢，腳一蹬，便到了廟牆上面。知道怪物不能跳高，見那大殿屋脊也有三丈高下，便由牆頭縱了上去。悄悄伏在殿脊上面，用目往下偷看時，忽聽嘩嘩啦啦之聲。接着震天的一聲巨響，一座鐘樓竟被怪物推倒下來。又是咚的一聲，一根屋樑直插在那面紅鼓上面，將那面光澤鑒人的大紅鼓穿了一個大洞。那四個怪物起初推樓時節，一心一意在做那破壞工作，不曾留心英瓊逃走。及至將樓推倒，便往瓦礫堆中去尋人來受用。八隻鋼爪起處，月光底下瓦礫亂飛。那怪物翻了一陣，尋不見英瓊，便去拿那面鼓來出氣，連撕帶抓，早把那面鼓拆了個粉碎。同時狂叫一聲，似在四面尋找。忽然看見月光底下英瓊的人影，擡頭便發現了英瓊藏身所在。這四個怪物互相吱吱叫了數聲，竟分四面將大殿包圍，爭先恐後往殿脊上面搶來。有一個怪物正立在那堆破鼓面前，大概走得性急，一腳踹虛，被那破鼓膛絆了一跤。原來這四個怪物是年代久遠的殭屍煉成，雖然行走如飛，祇因骨骼僵硬，除兩手外，其餘部分都不大靈活。跌倒在地下，急切間不容易爬起。其餘三個怪物已有兩個抓住殿前瓦壟，要縱上殿脊上去。英瓊百忙中想不出抵禦之法，便把殿頂的瓦揭了一摞，朝那先爬上來的兩個怪物頂上打去。